



Vito Avontario

Die
Agnellis

法拉利背后的 家族

(德国) 费托·阿旺塔利奥 著 殷明 白海军 译

广东人民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法拉利背后的 家族

(德国) 费托·阿旺塔利奥 著
殷明 白海军 译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图字：19 - 2003 - 025

Title of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:

**Die Agnellis. Die heimlichen Herrscher Italiens by
Vito Avantario**

Copyright (C)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
Culture Development GmbH, German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法拉利背后的家族

(德) 费托·阿旺塔利奥著；殷明，白海军译。

—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07.10

(名门世家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360 - 5085 - 3

I. 法... II. ①费... ②殷... ③白... III. 汽车工业—
工业史—意大利 IV. F454.6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05384 号

责任编辑：钟洁玲

技术编辑：易平

平面设计：王越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

(广州市番禺区石楼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8.5 6 插页

字 数 170,000 字

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6,000 册

定 价 1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前 言 / 1

第一章 帝国的创建：应运而生 / 4

葬礼，家族的阴影 / 4

布瑞洛咖啡馆 / 11

图林菲亚特王国 / 20

第二章 与魔鬼的合作：在道义与金钱之间 / 28

窥伺 / 28

战争利润与战争伤害 / 30

“红色两年” / 32

与魔鬼的合作 / 39

埃塞俄比亚战争 / 50

二战中的菲亚特 / 59

第三章 菲拉·佩洛莎：安杰利的私宅 / 73

法拉利背后的家族

菲拉·佩洛莎 / 73

放荡的斐吉尼娅 / 80

爱子之死 / 86

吉安尼的少年 / 88

抚养权之争 / 97

第四章 瓦雷塔时代：卓越的管家 / 101

“只有两种可能” / 101

瓦雷塔：家族的管家 / 109

混乱不堪的意大利 / 115

吉安尼的世界：女人、足球、金钱、权力 / 119

冷漠的家族：人丁兴旺，聚会减少 / 127

瓦雷塔与吉安尼 / 130

意大利潜藏危机的经济奇迹 / 137

第五章 回归安杰利：从花花公子到家族领袖 / 143

吉安尼：“现在该我了。” / 143

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 / 149

令人胆寒的红色旅 / 156

贪婪的贝内得提 / 163

莫洛案 / 166

三角交易 / 177

米拉费奥尼之战 / 181

第六章 安杰利家族：家族资本主义的典范 / 186

家族的第四代 / 186

兼并阿尔法公司 / 194

安杰利金融帝国的红衣主教 / 199

安杰利家族强大媒体力量 / 204

报纸的背后 / 206

第七章 家族资本主义：末日还是朝阳 / 210

“好日子过去了” / 210

“资本主义始于家庭” / 217

第八章 谁是新国王 / 221

似乎是一个完美循环 / 221

22岁，神话回到起点 / 227

骄傲与麻烦一样多的另一个继承人 / 231

旧家族新希望 / 238

第九章 今天的安杰利：光荣与麻烦继续 / 246

菲亚特：低谷还是绝地 / 246

法拉利：瞬间的价值 / 249

尤文图斯：魅力与阴影 / 254

图林：永远的安杰利 / 260

跋 / 263

译者后记 / 265

前 言

在意大利，每当国家危机重重，某些家族便会挺身而出，肩负起国家的使命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无所谓荣辱，也无所谓正义邪恶，只要国家需要，家族的利益就会降到第二位。这仿佛成了显赫家族的天然使命。他们总是无愧于他们的民族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无可取代。

在意大利，安杰利便是这样的家族，他们是国中之国——目前，意大利股市价值的四分之一掌握在安杰利金融帝国的手中，他们以图林的菲亚特为心脏，不仅如此，安杰利家族的影子甚至遍布整个意大利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没有安杰利家族就没有今天意大利的辉煌，没有安杰利家族意大利上空的太阳就将黯淡无光。安杰利家族与意大利的命运息息相关，每一个意大利人也总是与安



意大利图林

杰利的荣辱同悲同喜。他们就如同赌徒一样，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快乐、赌注和命运押在安杰利这个名字上——当舒马赫离开风驰电掣的赛道、当尤文图斯辉煌不再的时候，多少回忆让

意大利人心驰神往。

安杰利是一个古老的姓氏，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公元700年，但直到1889年，乔万尼·安杰利被授予骑兵中尉的头衔后，这个家族才从农场主和大地主的阶层进入军事圈，继而进入意大利政治强权核心。安杰利家族之所以成为意大利的代名词，是因为这个家族创造了一个安杰利时代——这既是一部家族和菲亚特帝国的发迹史，同时也是意大利经济、社会以及政治的发展史，直到2002年菲亚特集团仍是意大利最大的工业康采恩。此时与菲亚特奠基人同名的孙子乔万尼·安杰利仍掌管着他的帝国，同时他还是意大利参议院的终生议员。

现代的安杰利帝国看起来正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，它在这几年差点沦为通用公司的生产车间，但安杰利家族有一句名言：“绝不让菲亚特落入他人之手！”。今天，吉安尼的外孙仍然是这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，而这个帝国到底是仅仅处在一个

低谷还是陷入难以自拔的绝地，只有拭目以待，谁也无法预知这个庞大帝国的未来，但安杰利家族和他们的菲亚特似乎已经形成一个传统——每当处于低潮来临时，他们总能出人意料地出现转折，而且往往会迎来有一个新的辉煌。

这个姓氏如此光环四射，甚至颇具帝王威严，而如果把这一家族的姓氏直译出来其魅力似乎立即大打折扣——安杰利 agnelli 在意大利文中是名词 agnello 的复数形式，意为：羔羊。

然而，正如古罗马神话中的金毛羊，安杰利家族就是一个现代意大利的金毛羊。



菲亚特——意大利的象征

第一章 帝国的创建：应运而生

葬礼，家族的阴影

回顾起来，安杰利的家族史看起来俨然一部胜利者的史诗。但胜利铸就的王冠虽然辉煌，却往往过于沉重，以至这个家族中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承受这样的荣誉、财富和与之相应的压力——这种不堪重负往往导致悲惨的后果，因为生命与死亡仅仅只有咫尺之隔。

与世界其他大家族一样，安杰利家族既充满了耀眼的光环，也饱尝过各种悲苦，家族中的懦弱无法承受上代胜利者过分重荷而选择了自我了结——这个家族中并非人人都是英雄豪杰，他们中的大多数和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——在这样的家族王国里，也许生来就已经拥有了一切，可这反而会让一个普通人不知所措，继而沉沦，然后死亡，他们来得晚、死得快，留下的都是残缺不全的尸身。

2000年11月15日，星期三，这天早晨，埃多阿尔朵·安杰利像往常一样很早就醒了，然后他身着睡袍踱至窗边，仰望着天空，就和每个普通的早晨一样。我们无从知晓他对天空如此着迷的原因，究竟是喜爱天空的变幻莫测，还是对天空那种无法预料的变化感到恐惧。昨夜他睡得很不安宁，这种可怕的睡眠状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周，也许是有一桩心事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他。但他没有向任何人吐露，谁也弄不清他究竟为什么如此焦虑，也没有人会想到：死亡会突然降临。就在他的尸体被发现后，他的一位朋友告诉警察，埃多阿尔朵曾在当天上午和他通过电话，当时他显得很轻松，甚至他们还约好当天下午见面。

这是在10点30分，高速公路的守护人员在佛萨诺（Fossano）高架桥下找到了埃多阿尔朵·安杰利的遗体。当警察找到埃多阿尔朵·安杰利的汽车时，引擎尚在转动，司机座的门也大开着。意大利举足轻重的大工业家乔万尼·安杰利二世（人称吉安尼）的儿子就这样出人意料地死了。埃多阿尔朵是在这天早晨七点十五分坐上了他的菲亚特克洛玛（Croma）房车，从图林朝位于热那亚西南部利古里亚（Ligurien）区海边的萨瓦纳（Savona）方向驶去。在车里，他曾心情平静地用手机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其中几位是他的旧友——这些电话看起来不过是些平常的通话，但对埃多阿尔朵而言，这显然是一种告别：简洁的、平静的、生活式的告别仪式。但是，从另一面说，他的举动却更像是命中注定，他拥有一个恰如其分的绰号：“疯子埃迪”。这是他的朋友们赠送给他的，因为在他富有的朋友圈子里，他

的举止怎么也让人难以理解，他的家族是这样显赫，而他却似乎总是处在某种阴影里，他显得如此矛盾：既自卑又狂妄自大，有时龌龊得像个乡巴佬，有时又恢复了贵族的高雅。于是他更像一个堂吉诃德似的矛盾复合体，没有人同他较劲，但他却总是在同自己的另一面对垒。埃多阿尔朵也曾在1985年最后一次努力尝试继承父业，但和以往一样，最后也不了了之，最终他还是不愿过那种家族为他所选择的生活。

也许，如果埃多阿尔朵将要继承的是一个铁匠铺的话，事情会更好。但据经济杂志《福布斯》FORBES 2000年6月刊的估计，这份遗产价值高达50亿欧元。而埃多阿尔朵生前的言论或许是他对庞大产业毫无兴趣的最佳诠释——他藐视资本主义，对此他在面对各种记者采访时都丝毫不加以掩饰，他认为金钱对于资本家来说就好像是生活必需品一样，他们被迫不断地谋求利润。在他看来，这是一种本性，一种不断谋求最大限度利润的本性，而正是这个本性又导致了这个世界蒙受金钱、嫉妒、贪污腐化的污染。

自出生那天起，这位家族王子就毫无生活压力，他拥有庞大的家族产业，完全没有普通人在金钱上的苦恼。然而埃多阿尔朵却同时拥有一颗喜欢自我探寻的、哲学的心，这使他敏感、多思，与众不同。也许正是由于见惯了家族成员拥有不尽的财富，却仍然对金钱不知疲倦地追逐，这种贪得无厌的表现使得这位王子对资本主义的厌恶逐渐加深。平时，他根本无心过问经济和金钱事务，而是沉湎于研究宇宙和人类的本源这样的抽象问题。为了找寻自我、找寻世界的内在联系，他曾周游了印

度和非洲大陆。1990年，这个腰缠万贯的年轻富翁在肯尼亚因携带300克海洛因而被捕，家族只好通过外交途径将他从肯尼亚的监狱里解救出来。也正是这一时期，因为性格的怪僻，他的父亲终于完全放弃了让他成为家族帝国继承人的念头。

多年来，埃多阿尔朵在背离金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每当他被问及家族和家族的经济帝国时，埃多阿尔朵总是顾左右而言他。他的金钱观让人联想到著名的化募修士的传道，这绝非偶然，因为埃多阿尔朵·安杰利不但是虔诚的教徒，而且是方济各会的追随者。这很有可能处于某种同病相怜的原因——方济各会创始人弗朗士·冯·阿西西（Franz von Assisi）就是因不愿承接家业而断绝了与父亲的关系，后来他的朋友们追随他，共同组成了“小兄弟会”。这些化募修士开始了漫游四方、传达上帝的信旨的生活。1223年罗马教皇赫诺留斯三世（Honorius III）宣布承认这一宗教派别，1226年弗朗士·冯·阿西西去世。

警察在他的汽车里没有发现任何交通事故的痕迹，高速公路的护栏也是完好无损，看来，埃多阿尔朵·安杰利是非常从容地停下车，翻过高架桥的护栏，然后纵身从高达80米的高速公路上跃下。警察在他的衣袋里也没有找到任何遗书，只找到他的驾驶执照。那天早晨，埃多阿尔朵·安杰利内着睡衣裤，外套一件灰色灯芯绒外套，这都是平常的装束，没有丝毫隆重、体面、预示某种重大心理决定的服饰。

第二天，意大利的所有报章充斥着有关安杰利继承人猝死的消息，意大利最显赫的家族，其“王储”之死不仅是花边新闻，也是市民真正所关注的事件——因为安杰利家族的任何变

化都有可能引起意大利的变化。那么，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如此悲剧？消沉的儿子选择自杀的途径来结束生命，他显赫的父亲又该对此承担怎样的职责呢？为什么恰恰安杰利家族的成员会如此命运多舛？“王储”的死对意大利家族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呢？谁能率领“王室”进入第三代呢？意大利唯一的汽车制造商也会变成像可口可乐、雀巢、IBM 计算机、通用汽车这类庞大、但却无名无姓的跨国公司吗？

和许多大家族一样，始料未及的死亡总是与安杰利家族如影随形，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的死像埃多阿尔朵·安杰利之死给家族以如此沉重的打击，因为家族中尚无一人是以自杀的形式告别生命，而且，他本应该是这个家族的“王储”。

一周以后，葬礼在家族祖居的菲拉·佩洛莎（Villar Perosa）举行。这是一个充满悲哀而又简洁的葬礼，持续了仅仅一个钟头，只有埃多阿尔朵和家族的密友出席。安杰利家族的保镖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分布在家族居所的周围，几位摄影师也被隔离在安全距离以外，他们只好使用长焦镜头。第二天报刊上登出的照片是满头华发的父亲吉安尼，他的右手持着拐杖，左手由妻子玛芮拉·卡拉奇奥罗·迪·卡斯塔列托搀扶，儿子辞别尘世时母亲正在家族的第二故乡纽约；另一张照片上是吉安尼的弟弟乌姆贝托和妹妹苏珊娜，两人低垂着头步入菲拉·佩洛莎新古典式的教堂，他们的背脊似乎让沉重的悲哀给压弯了，脸上仍满是震惊的神色；还有一张埃多阿尔朵的侄子约翰·艾尔坎的照片——显然，在众多的家族成员中艾尔坎的照片被置于显著位置绝非偶然，记者们早已猜测他有可能取代埃多阿尔

朵的“王储”位置。后来被证实，记者们的猜测没错，他果然被指定为吉安尼·安杰利的继承人，成为家族的首脑。艾尔坎的母亲玛格丽塔是埃多阿尔朵的妹妹，她也从生活多年的巴黎赶来参加葬礼。

在这场简单灰暗的葬礼上，老迈的吉安尼·安杰利在哭泣，他的泪水不停地流下面颊，此举在公众场合是前所未有的，据葬礼第二天的报刊报道，吉安尼·安杰利在低声啜泣：“我的孩子，我可怜的孩子……”



意大利总统

卡罗·阿塞格利奥·齐阿姆皮

11点30分安魂弥撒结束后，埃多阿尔朵的棺木被抬出了教堂，天下着雨，教堂门前是一片花圈的海洋。这片海洋中有意大利总统卡罗·阿塞格利奥·齐阿姆皮（Carlo Azeglio Ciampi）赠送的，也有菲拉·佩洛莎当地居民赠送的，还有一个系着蓝色缎带的花圈是菲亚特公司全体员工赠送的，几公里开外的菲亚特工厂工人此时也停工默哀。

埃多阿尔朵被安葬在家族墓地中。安息在此地的已有菲亚特帝国的奠基人乔万尼一世、他的妻子克拉拉和他们的儿子埃多阿尔朵（即吉安尼的父亲）、还有乔吉奥（吉安尼的弟弟）。

葬礼过后，全家人回到住宅中，屋外的一切似乎又回复了原样，一位园丁开着小型拖拉机穿过柔软的草坪，收拾着秋天的落叶。

几辆警车守护着通向菲拉·佩洛莎的街道，警察们都默默无语，各自陷入了沉思——这种沉思显然不是出于职责要求或是一种旁观者的态度，而是因为整个菲拉·佩洛莎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与安杰利家族息息相关。他们此时无须驱逐好奇的来客，因为这天根本没有来访者。家族的住所位于皮内洛罗（Pinerolo）和塞斯特利勒（Sestriere）之间，距离图林 50 公里，位于海平面以上 530 米处，空气中弥漫着百里香和迷迭香的气味，天气晴朗时，可以看到飞鸟。这是一个家族的圣地，也是家族安详之地，在菲拉·佩洛莎市政府门前端坐着一尊青铜雕像，纪念着意大利最大的汽车制造商菲亚特帝国的奠基人。

以往，在距铜雕不远处的长凳上每天傍晚都坐着的四位老先生，他们每天谈论的话题也是周而复始：塞利亚（Seria）甲级队的上场比赛、意大利国内的贪污腐化、大自然的美丽、以及后来成为意大利总理的希尔维奥·贝鲁斯科尼（Silvio Berlusconi）的勃勃野心。但在这个 11 月的傍晚，他们相互却很少交谈，一种莫名的悲伤笼罩了整个小镇，而如果他们开口的话，安杰利“王室”的悲剧则成为唯一的话题。对于他们和菲拉·佩洛莎所有居民来说，安杰利家族显然就是意大利的另一个王室。

“悲痛不会因为显赫、富贵而有分毫减少！”其中一位这样说道，另外三位点头称是，然后他们又都各自陷入沉思中。